

民粹與 政權的 覆亡

如何擺脫重蹈覆轍的歷史

Sam Wilkin

山姆·魏爾金——著 孔思文——譯

Why Populists
Rise and Governments Fall

HISTORY REPEATING



目次
Contents

導論	／ 005
第一章	
皇家汪星人「福福」：泰國民粹傳奇	／ 015
第二章	
列寧嚇一跳：庶民百姓為何參與政治	／ 057
第三章	
在德黑蘭誦詩：極右派崛起與政權垮台	／ 115
第四章	
阿根廷之淚：富裕的民主國家為何失敗	／ 167
第五章	
美國非革命：如何拯救現況？	／ 209
第六章	
亡國徵兆判讀指南	／ 261
作者引用文獻與附帶說明	／ 305

導論

讓我們一起想像：如果你想改變現有體制；如果你是在華府或倫敦的菜鳥國會候選人；如果你身在極權的中國或古巴，想要熱血推動民主；如果你手握軍權，想要推翻這個腐敗又不公不義的政權。

再想想，你心中有一個清楚而強烈的圖像：你正引領全國人民，邁向更美好的未來；你身披潔白義袍，昂首闊步往前行，身旁則是青年們詠唱著讚揚你的詩章，沿途為你灑下玫瑰花瓣……

好吧，算我作夢。其實我要報告一個壞消息，請恕我直言：你的這些同胞們全都是一群沒用的羊咩咩！縱使你大聲疾呼：「讓我們使這個國家再度偉大！」他們只會虛應兩聲：「咩咩！」只要給他們垃圾食物和 I G，他們就滿足了。他們根本不了解，也不在乎，整個體制會如何害死他們。就算有人闖進他們家壓制他們，把他們身上的羊毛全部剃光，他們也只會踉踉蹌蹌站起來，又跌回沙發繼續吃零食。這種安於現狀的羊腦思

想，對於那些有意發動大規模運動、對抗現有體制的人來說，會是個大問題。沒錯，凡是渴望政治革新的領導人（包括在南非抵抗種族隔離的義士，及一九一七年推翻帝俄的革命黨人），都碰過羊腦思想的阻力——畢竟，平民百姓參與政治運動，很難獲得實質好處。你與現有體制衝撞，你自己必須犧牲很多，爭到的福利卻是社會全體共享。我們都想過好生活，但沒人願意放棄假日去爭取好生活。

不過也別絕望，因為人民是可以動員的。參加英國脫歐公投的投票者當中，約有兩百八十萬人並沒有參與上一次的選舉，更有很多人把一生首投就貢獻給脫歐。不管你喜不喜歡脫歐公投的結果，脫歐公投本身就是一場「人民大規模參與政治活動」的好例子。脫歐公投後的首次英國國會選舉，選民的參與度也毫不遜色；其中年齡層介於十八歲到二十四歲的選民，參與投票的比例就增加十六個百分點，而少數族群的選民人數也提升到百分之六。究竟是什麼力量，促使長期以來對政治冷感的人，從沙發站起來出門參與政治呢？

這類「人民突然積極參與政治」的現象，我稱為動員政治（mobilisation politics）。動員政治帶出一種新的政治形態，與過往我們所熟悉的截然不同。脫歐就屬這種政治形態，而川普當選、反脫歐或反川普的相關活動、歷史上的大規模革命起義等等，也都屬於這種政治形態。本書就是嘗試解釋這種政治的騷動是怎麼發生的，並講述政治人物鼓

動政治騷亂，激發大型抗爭，透過選舉推翻既有體制，最後終於成功的故事——有時成功來得太突然，連當事人自己都頗感意外呢。

想必大家都聽過蝴蝶效應：一個輕輕振翅，卻引發出颶風。然而在政治上，更常見的是颶風早已蓄勢待發，只是剛好被路過揮舞翅膀的蝴蝶高調搶功。政治人物常因政治事件而留名，可是大規模政治運動的真正力道，來自於看不見的社會、政治與經濟條件。引領過重要變革的政治領袖們容易往自己臉上貼金，虛誇著自己背上的那副翅膀多有影響力，殊不知只要所有條件都到位，就算僅是微幅拍翅，也能帶來狂風暴雨。

前提是，所有的條件都須具備。史上最性感革命家切·格瓦拉（Che Guevara）曾說：「革命可不像蘋果成熟自然掉落，而是必須出力讓它掉落！」二〇一七年間，許多人像是在唸魔咒似的整天詛咒美國總統川普，然而單靠魔咒真能解決政治這難題？以義大利為例，二十一世紀初期有位富商出任總理，但在義大利政治體系中未獲信任，最終在歐債危機期間因處理經濟困境不力，不得民心而黯然下台。怎知幾年後，一位曾經當過搞笑藝人的政治人物出任義大利最受歡迎的反對黨魁，接著主張舉辦脫歐公投。換句話說，除非我們正視政治背後的種種情況，否則老問題永遠都在相同的層面上打轉。

但又是哪些因素造成當前世界政局的混沌呢？最常受到討論的因素有兩種，不過都不足以解釋這些令人吃驚的政治事件。首先是經濟困境。本書稍後會提到，經濟問題和

政治動盪之間的關係並不那麼單純。假若單純靠著經濟困境就可引發動亂，那麼領導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的應該是農民，而非相較下還過得去的都市勞工階級。假若單純因為經濟困境就可引發動亂，那麼照理說北韓每天都會上演抗爭活動（考慮到北韓政府的極度高壓，就算有抗爭大概也不會成功）。稍後我們會讀到，僅憑極端的個人困境，尚不足以激發人民挺身而出對抗現有政治體制。

第二個就是心理因素。據說那些被激出來支持英國脫歐、支持川普的選民，有些是覺得自己的信念價值遭受挑戰，有些是覺得被少數族群或宗教勢力威脅，或者純粹只是想選一個比較有魄力的領袖上台。不過如果個人「價值」的衝突是近期政治事件的肇因，那麼照理來說許多英國選民早就該在先前的國會選舉中站出來投票了，不會等到脫歐公投那次才突然集體出門投票。可以合理的斷言，「價值觀」不會在二〇一五年英國國會選舉和二〇一六年脫歐公投這短短的期間內就大幅改變。因此僅憑「價值」，也無法解釋為何二〇一六年對英國的政治會是如此異常的一年。

假使經濟困境、心理因素以及如英國首相強森（Boris Johnson）這種人物，都無法解釋當今令人吃驚的政治事件，那還可去哪裡找答案？

解讀當前政治現象

我想寫這本書的念頭，已經好一陣子了，因為就我分析政治危機的專業角度觀察，檯面上看似平淡無奇的現代政治（政黨不分外皮，其實立場、做法都類似），未來會逐漸失效。所以我認為，讀者應該會想要探討為何會發生這種現象。

舉金融雜誌《歐洲貨幣》（Euromoney）所做的國家風險評比為例：一九八〇到一九九〇年代之間，美國被評為全球風險最低的國家，這也不意外，畢竟美國的民主制度歷史悠久，政局穩定且生活均富。但到了二〇一二年，美國卻掉到第十五名，輸給不少地區和國家如香港和新加坡，目前智利在《歐洲貨幣》的評比已經緊緊跟在美國之後了。這對一九八九年才剛轉型為民主政治的智利來說是件好事。

全球最大資產管理公司「貝萊德投信」（BlackRock）所做的評比，結果更是讓人瞠目結舌：法國的風險程度，竟然高於受到軍政府統治的泰國。我們當然可以駁斥說，貝萊德裡面這些怪咖不知道在想什麼。然而這家公司年收益可以超過一百一十億美元，意味著這些怪咖對世界經濟還是略知一二。

當然，這樣的評比結果令人驚訝，但背後有許多原因，其中包括良性的因素，像是開發中國家經濟狀況的改善。但是主因乃是歐洲與美國政治局勢穩定度的惡化。二〇